

褪色的

揭密现代都市蓝领的欲海殇潮

红地毯

未莱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褪色的

红地毯

揭密现代都市蓝领的欲海殇潮

未茉 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褪色的红地毯/未茉著.—昆明:云南人民出版社,
2007.5

ISBN 978-7-222-04962-8

I. 褪 ... II. 未 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(2007)第 017083 号

责任编辑:李锦雯

封面设计:袁亚雄

责任印制:洪中丽

书 名	褪色的红地毯
作 者	未 茉 著
出 版	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
发 行	云南人民出版社
社 址	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
邮 编	650034
网 址	www.ynpph.com.cn
E-mail	rmszbs@public.km.yn.cn
开 本	889×1194 1/32
印 张	9.5
字 数	250 千
版 次	2007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刷	云南科技印刷厂
书 号	ISBN 978-7-222-04962-8
定 价	25.00 元

尊敬的读者: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。

发行部电话:(0871)4194864 4191604 4107628(邮购)

红地毯，人们憧憬爱情和事业的希望。

褪色的红地毯，历经岁月蹉跎，生活磨砺。参透了人生路上的曲折坎坷，深谙现实的残酷和无奈。所谓职场上的纷争、名利上的角逐，以及生活男女间的情感纠葛、爱恨情仇……无情地颠覆着人类传统世俗的轨迹！是对伦理世俗的挑衅？还是人性道德的拷问？

一种沧桑、执著的苦苦寻觅，多了几许凄怆的唯美。

褪色的

红地毯

2

2000年的N市。

这年冬天似乎特别冷，人们很早穿上了棉袍御寒。其中，不乏有一群老弱病残的弱势群体，更像是在掐指熬着数九寒天的日子。应该说，这种气候，在这西部地区还是极为少见。

时至年末，仍觉那几页被日子磨砺得有些皱褶发黄的挂历，翻起来有点沉重。都说穷人怕过年，病人怕入冬，如今，冯帛还真是悟透了这个中的滋味。记得十年前，曾经儿时的她在一次与几个小玩伴嬉戏追逐时发生了一场意外事故，导致她左脚脚踝骨骨裂，并落下这多年来的脚痛病。而且，至今这只脚每每还会在天寒地冻的日子里疼痛加剧，因此，每年的这个时候，她总是盼望着寒冷的冬季能快些过去。

人们常说冬寒春暖，不料次年早春的气息好像丝毫也没带走岁末的寒意。这日清晨，闹铃已经响过许久，冯帛仍一副慵懒的姿态躺在床上，她躬着双膝，蜷缩着身子。今天不上班，似乎也没什么特别的事情要做，心想，难得逢上这么个清闲的日子，这会儿可要瞅准机会，无论如何也得再美美地捞回个大懒觉！说实话，这些日子以来，她已经有很长时间没能这样舒心地睡上一觉了。

此时，窗外一束有些发白的太阳光，透过乳色窗帘的细缝淡淡地照在席梦思床头……却分明让人感觉不到些许温度。随即，一阵飕飕的寒风从窗外袭来丝丝冰冷的寒气，肆意地刺激在冯帛耳边，继而迅速传递她全身，她不由得哆嗦了一下，还下意识地将被子朝上拽了拽……

然而，就这转瞬间，刚刚还洒向床头的那一束苍白的阳光已悄然隐没进空中……天色突然暗淡了下来，一种阴郁的

气氛罩得人有些沉闷。

“现在是——上午十点正。”迷迷糊糊中，床头上的那只粉色卡通闹钟正伴着刺耳的音乐报时。妈的，这东西真够讨厌！冯帛侧过身子，揉着自己惺忪的双眼，嘴里唠叨着。或许，介于这“家伙”已经是第二次搅了她的美梦，气得她狠狼地将闹钟塞进被褥……

这时候，她已经睡意全无，还满肚子里的心事，感觉头脑有些晕乎乎的。原来，冯帛最近总算是处了一个比较中意的男朋友。据说小伙子是本单位里那个小有名气的高炉炉前工，叫陈成。说实话，如今每当她看着自己周遭的姐妹们都一个个结婚生子，也就难免会独自黯然神伤。究其原因，倒不是说女孩自身条件不好，更不能说她择偶的条件过于苛刻或挑剔。但不知为什么，仿佛那爱情的丘比特神箭压根儿就不曾青睐过她。要是比起自己的好姐妹刘君瑶来，那可是令她饱受打击又伤自尊了。

刘君瑶不仅人长得乖巧亮丽，而且，性情恬静温柔，家境富裕。很早以前，在她身边的追求者已是无以计数。然而，到了今天，冯帛都还始终搞不明白，那家伙居然早早地将自己“处理”给了一个从农村出来的、家境贫寒的企业轮换工。再回头来想想自己，倘若今生不能轰轰烈烈地爱一场，恐怕是这辈子也不会甘心。天性使然，冯帛才不会将自己这般草率地处理嫁掉！要知道，她可是一个追求浪漫、富于幻想的女孩子，还有一个倔强任性的脾性。

前两天，陈成说带冯帛去他们家，让其见见父母。当时，这决定对女孩来说，真像是吃了粒定心丸子，即兴奋又紧张。心想，这事情尽管来得有点儿仓促，但足以证明男方家很在乎自己！然而，转念之间，她却又担心了起来，她担心时机不够成熟，怕过不了对方父母那一关。可是，这心思却早被男朋友猜了个透。瞧他，一脸世故的样子玩幽默，说什么 3

褪色的

红地毯

4

“丑媳妇终究要见公婆，反正迟早的事儿，不如趁早过去适应‘生存环境’……”那当儿，冯帛听着心里可欣慰了，当然，这也只能说是在她心里短暂的欣慰。因为，她还是很担心这事儿被自己给搞砸。毕竟，和陈成相处的这些日子，她很清楚，自己已经彻彻底底被这个阳光率真的男孩俘虏了。

事实上，正如冯帛所料，原来那男孩家不仅是一个很封建很传统的大家庭，而且，他们对一些烦琐的规矩礼俗更是认真得要命。记得冯帛当时去他们家时，屁股都还未搁热，对方方便兴师动众地搬来了他们家所有的姑亲舅舅，什么大妈、二婶、三叔的……整个上午，一帮人更是有意无意地将女孩围着盘问过目，那神态俨然瞧西洋镜似的。偶尔，隐隐约约地听到他们的一些议论，“妹子眼睛长得漂亮，就是个头有点矮，皮肤有点黑，唉！头、头发怎么有点像‘稻草须’啊！……”那一刻，冯帛听来差点当即气晕，有好几次，她想起身甩屁股撒腿走人，可是，鬼使神差，却迈不开脚下的步子，委实，有些东西憋在她心里又割舍不下……

现在看来，当时那情景简直像是在为他们祖宗“例行公事”、“把关验货”。此时冯帛就想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，干吗大惊小怪！本姑娘不过就头发短了一点嘛，这年头没见过女孩剪寸头呀？今而个还流行女人光头哩！怎么就搞得跟刘姥姥进大观园似的，纯粹像旧社会捂胸裹脚时期的小脚女人嘛，只知道大屁股的女人会生崽……

想着想着，只见冯帛的嘴边已不知不觉地划过了一丝无奈的苦笑。紧接着，她又拽住被褥侧了个身子，又生气地骂咧了一句：“真他妈少见多怪！”

然而，纵然如此，她还是忍不住从被窝里伸出手来，揪着自己额前几缕短发郁闷！

“糟糕！”这时候，一个念头突然闪进冯帛脑海，急得她

一下子从床上蹦了起来，嘴里嚷道，“妈哟！这下可惨了！”

原来，昨晚在厂里上夜班时，刘君瑶曾与她有过电话约定，让她今天早上进去帮忙替一会儿班，听对方当时的口气，好像是有什么急事儿。

这时，冯帛已扯过床柜上的棉质睡袍裹在身上跳下床，趿上拖鞋便自言自语地奔向洗漱间：“老天哦！您可得保佑我，千万别耽误了君瑶姐的大事……”

随即从洗漱室里传来了女孩“哎呀”的尖叫声。原来，这家伙将牙膏当作洗面奶糊在了脸上，正叫苦不迭，哭笑不得。

……

几分钟过后，只见冯帛急冲冲地从公寓门口跑了出来。她肩上斜挎一个时尚的米黄色大挎包，身上一套粉红色的运动休闲服，脚下一双圆头的平底休闲鞋（由于女孩自身落下的脚痛病，她很遗憾自己至今都不敢尝试妩媚时髦的高跟鞋）。

这所公寓建于七十年代初，如今，早已旧屋陈墙，砖粉剥离。倒是门庭前几株苍劲挺拔的枫树长得枝繁茂盛，郁郁葱葱。

一路上，随着奔跑，她额头上的那几缕经过精心漂染的头发，便飘逸而俏皮地散落在她光洁的额前……这模样，更添了几分火热的青春。如此时尚前卫的打扮，难免会招来行人驻足回头。然而，她可没工夫去理会眼下那些流连爱慕的目光，以及一些大胆的男人们所抛来的暧昧眼神。

可是，当冯帛气喘吁吁地冲进2路公交车站时，却正值客流高峰期，沿途车辆过往、人群拥挤。已经有好几次，原本身材娇小的她前脚都已跨上车门可最终还被无情地“涮”了下来……直气得她跺脚。心想：啥世道哦！拼力气呀？真是 5

褪色的

红地毯

6

人要倒霉喝凉水也塞牙！

此时此刻，看着拥挤的客站，再想着厂区内正焦急等待着自己的姐妹，急得她更是抓耳搔腮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：“完了，完了，这下真的是完了！”

.....

“嘟——嘟嘟！”就在这时，一阵摩托车调头的回转声，混杂着一个浑厚的男中音从她耳边传来，“咦？冯帛，你在这儿干吗？”话声落地，一位外表长得清瘦、肌肤黝黑的小伙子已将“摩的”潇洒地停靠在女孩面前。

“哟，是你啊？曾亮伟！”冯帛感到有些意外，脸上顿时流露出欣喜的神情，一双大眼睛忽闪闪地盯着眼前的男孩。

“嗯，我说你在等人？还是？”小伙子冲她发笑，又问道。那张黝黑的脸仍朝女孩泛着惊异的表情，显然，男孩很高兴自己能在这儿遇上她。

“不是的，我着急进厂去，你呢？”冯帛焦虑地说。

“厂里有点事儿，我也得进去，要不你就上摩托车？”男孩朝自己身后瞅了一眼那时髦又气派的新“五羊”摩托，微笑着，有些试探性地问。毕竟，这小子心里清楚，眼前的女孩正是曾经在他心里梦寐以求暗恋过的。再说了，这全厂上下熟悉女孩的人都知道，此女子可是一个十足的辣妹子，男孩有些畏惧拒绝后的尴尬。

“那，也行。”没想到，女孩很快上了男孩摩托车的后座。

“我记得你今天正休，咋不和男朋友出去玩玩？进厂干吗呀？”有些受宠若惊的曾亮伟，手握着车头，涎着脸，不失时机地与女孩答讪。语调显然是酸酸的。

“有急事。怎么啦？兄弟，你担心本小姐嫁不出去？”冯帛假装一本正经的样子取悦他。说实话，在平日里，她压根儿就不喜欢这类对女孩子过分殷勤又婆婆妈妈的男孩。但此时此刻，兴许是为了要感激一下对方今天的“救急”，才故意

用这种方式来活跃气氛。

“哈哈！……”果然，男孩听后大笑，还兴奋得轰油门加速行驶，又戏剧性地甩了一句：“抱紧哦！”

“嘿嘿！抱你？想得倒美。”女孩被男孩的俏皮话给逗乐了，接着，又愉悦地打趣道：“瘦猴儿一个，多没劲！”完了，又在男孩肩上插了一拳头，嘴里虽笑着骂着，心里可美滋滋了。

……

眨眼，摩托车已在公路上飞驰穿梭，且一路风行般飞越过车辆、人群，再疯狂地绕过大街小巷……

凉风卷进男孩灰色的夹克衫，鼓鼓囊囊的。但丝毫也不能为女孩挡住些寒意。此时，冯帛总感觉自己脸上的每一寸肌肤，已被冰冷的寒风刺痛，绷得紧紧的，有些生痛……

好不容易，摩托车才缓缓驶进工厂的大门口。

摩托车还没完全停住，冯帛便着急得“噌”地一声从后座上跳了下来。接着，就见她蹲下了身子，正咧着牙尖叫：“哎哟！”

“啊！”男孩见状，简直吓懵了，他迅速跳下车来，弯腰屈腿双手扶着女孩的一只胳膊，很是关切地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没事儿。”女孩礼貌地推开他，同时，用双手揉了揉自己曾受伤的左脚，然后，站起身来试着勉强走了两步，还故作洒脱的样子冲男孩倔强地笑道：“看嘛，不要紧的。”

“小心点嘛！不要着急这一分半秒。”男孩望着女孩的大眼睛说，有些抱怨的口吻，似乎还心存余悸。

“谢谢！”女孩报以一丝感激的微笑，挥手和男孩告别。

……

离开曾亮伟，冯帛三步并两步地小跑。五六分钟后，她总算是有些灰头垢脸的来到了岗位上——炼铁厂动力车间11# 水站泵房。

褪色的

红地毯

8

这是一所矗立于N市西部高原上的国有冶金企业。厂子成立于六七十年代初期，听父辈们说，当时这地方荒原贫瘠，人迹罕至，是靠最初的百十号人艰苦创业、打拼过来的。如今已拥有职工三千多人，正起着蒸蒸日上、日新月异的变化。厂内大部分职工实行“四班三倒”的倒班制。冯帛她们是前年那批从冶炼技校招进来的，分配在动力车间，成了泵房操作工。其工作性质不外乎就是抄些图表、看泵合闸之类。

这时，冯帛抬头看见操作室内墙壁上的挂钟已经快指向十一点，顿时心生愧疚和不安。一双脚还未跨进操作室的门槛，那张小嘴已是迫不及待地冲刘君瑶喊：“对不起，君瑶姐，真是对不起，怪我给睡迷糊了……”

眼前的女人是一位模样清秀、肤色洁净的女人。原来，她早已立在操作室门口张望。瞧她那一脸的沮丧和无奈，此时正用一双幽怨的目光静静地注视着冯帛。

这些叫冯帛看在眼里，心里更是惭愧，急忙说：“君瑶姐，赶紧去吧，回头你再来训我，想怎么样都行！”说完，见好姐妹还翘看个脸儿，她又一下子蹿了上去，冲对方扮了一个非常俏皮的鬼脸——舌头几乎卷到了自己的鼻尖上。

果然，冯帛这般诡秘的脸嘴和讨好的腔调，让刘君瑶看着忍俊不禁，瞬间，女人一双美丽的杏眼就变成了两道漂亮的月牙儿。随即，她又伸手过去，在冯帛小巧精致的鼻梁上狠狠地戳一下，嘴上毫不客气地骂道：“鬼丫头！等着，回头收拾你！”

然后，女人转身匆匆去了工地浴室的方向。

“君瑶姐？你？”冯帛俏笑着，追上去。她是想为对方的事情探个究竟，不料，话还没脱口，又迎来了刘君瑶硬邦邦的一句：“没那么严重，小姐，别瞎担心了。”

“讨厌！”冯帛吃了个闭门羹，生气地冲女人吼，心里可有些不是滋味，但实在又不好意思继续追着问，看来，她只

能冲女人的背影纳闷了。然而，就在此时此刻，她才发觉自己的双脚好像给灌铅了似的，尤其是那只曾受过伤的左脚，足掌部疼得厉害。

.....

其实，这刘君瑶与冯帛不仅从小一起玩到大，而且，曾经还同窗共读过。没想到，毕业下厂后又分在同一个车间且还同一个岗位。这些年来，她们之间自然无话不说。但是，刘君瑶今天压根儿就不想让冯帛知道自己的心事，因为，冯帛这家伙平常大大咧咧的，这种事情对她说也成不了事。再说了，自己夫妻间的问题，她又咋好意思随便张扬？

.....

许久，刘君瑶的身影才出现在澡堂门口。只见她步伐沉重，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。看来，这阵她好像不着急了。然而，事实上，她的这种看似平静的外表背后却早裹着一颗纷乱如麻、欲碎欲裂的心。昨天的事又一次搅得她心烦头痛！

走出工厂大门，刘君瑶用手捋了捋头上那一头瀑布般顺滑如丝的长发，白皙秀美的脸上仍泛着一丝疲惫的倦容。当然，不知是缘于昨晚的通宵夜班，还是为了今天她和丈夫夏丰的这场痛苦的约定——到东区法院离婚。

此时，一丝战栗的痛苦又深深地刺激着她！她想，这如今，究竟还有什么人值得信赖啊？那张冰冷的轮廓分明的脸，那双充满了憎恨和厌恶的目光，还有昨晚那场歇斯底里的争吵……这一切的一切，都是那样痛苦地折磨着她，令她心碎，痛苦不堪。瞬间，她感觉眼前的整个世界都变得陌生、模糊而机械了！要知道，这些年来，丈夫可是她生命里的所有希望和全部。不知不觉，泪水悄无声息地爬满了她的脸颊，昨天的情景，又一次痛心地呈现在她眼前——

“你跟我说清楚！你跟那萧眼镜咋回事？”昨天下午，刚 9

褪色的

红地毯

10

下班回来的丈夫，还未落座就阴沉着脸质问她。

“你这是些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咋回事？我和他不过是很投缘的朋友！”她向丈夫据理解释。

“是吗？朋友？什么朋友会像你们这样亲密得无所顾忌？告诉你刘君瑶，我可是忍耐了很久，你要搞清楚自己是有夫之妇！”

“有夫之妇咋啦？你不要胡搅好不好？你知不知道，这样很伤感情的。”她神情愠怒地直视着眼前突然变得陌生的男人。

“你也知道伤感情呀？可你刘君瑶把我当什么了？别人怎么瞧我？十足的就是个傻瓜！窝囊！你懂不懂？”他突然歇斯底里地冲妻子怒吼着，目光里迸射着愤怒的火星子。

“你冷静点好不好？根本不是那么回事！”

“你还要怎么回？要勾肩搭背地招摇过市，渲染众人耳目才是？”

“你？真够无聊！……简直就是不可理喻！”她被对方的无理气得无奈地瘫坐在沙发上。

“是的，是我不可理喻，他人好，你就跟他滚吧！”话音刚落，“砰”的一声，茶几上的陶瓷花瓶已被丈夫狠狠地摔在了地上。顿时，陶瓷碎片和花瓶里的水立即四处飞溅……那一刻，也把刘君瑶的整颗心给摔碎了。

“告诉你，夏丰，你再要这样坚持，我无话可说。”她泪眼模糊，声音哽咽。

“你心里有愧，当然！”

“够了！夏丰，你给我滚开点好不好？”她突然愤怒地指着她，身子有些痉挛地颤抖着，泪水已顺着她的眼角滑落……是屈辱、伤心的泪！随即，刘君瑶转身冲进了卧室，此时此刻，她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内心深处里那极度膨胀着的伤心和委屈，倒在床上痛哭了起来。

“这你放心，我夏丰不会缠你挡你的！大不了咱们离婚！明天就上法院去，我可等着你！”接着，门“哐啷”一声，丈夫带着他伤感的背影闯出了家门。

.....

不知过了多久，刘君瑶伴着伤心的回忆从七路公交车上下来。

站在东区法院的对面，她怀揣一种复杂的心情，用显得有些茫然的目光静静地在人群中搜寻着那个熟悉的身影。然而，此时刘君瑶仍然还搞不明白，自己怎么就被搅进了这场子无虚有的事件里。说真的，这事对她而言，的确是有些糊里糊涂的，为那些无聊的伤人的流言蜚语，为丈夫的狭隘猜忌，也为他们夫妻今天这场即将要闹上法庭的薄情寡义！……曾经多少柔情蜜意，多少海誓山盟，怎么就脆弱得如此不堪一击啊？要知道，他们夫妻俩结婚还不到一年！她怎能消受丈夫今天这样的行为？尽管，她很清楚，也许昨晚仅是丈夫的一时冲动所产生的过激言语，可是，她却实在是不能容忍自己的男人有着这样的自私与狭隘，这样面守下去，无疑对自己是一种屈辱与亵渎！

远远地，她看见了他，看见了那熟悉又挺搜的身影。走近他，当她迎着丈夫忧郁的目光时，内心里又涨满了酸涩与矛盾。她翕动着自己有些干涩的双唇，似乎想说点什么，然而，却怎么也吐不出只言片语来。因为，她分明看见眼前的男人已没了昨天气急败坏的嚣张，仿佛就这一夜之间苍老憔悴了许多。那双曾经让她痴迷、愁眉紧锁着一丝淡淡忧郁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，还有那两道她曾顽固地揪扯过的八字须，也仿佛在这一夜之间乱了方寸，肆意滋生……一种连她自己也不说不清是心痛、怜悯还是别的感情，在刘君瑶复杂的内心深处里搜击着。她不敢再迎接他的目光，她害怕自己会更难

褪色的

红地毯

12

过更心疼，眼前的男人，毕竟是她曾倾心倾注着所有爱和寄予着所有希望的人儿啊！

“瑶，你、你看他们都下班了。”这时，夏丰用他那双充满愧疚且一直没有离开妻子脸上的目光，下意识地扫了一眼庄严的法院大楼上悬挂着的国徽，有些唯唯诺诺的样子说。可话刚脱口，他又不得不为自己这般虚伪得要命的自尊而憎恨！于是，他只得尴尬地换言道：“老婆，对不起，我、我们回家吧！”

此时，不争气的泪水又一次模糊了刘君瑶的双眼，她可是想忍都忍不住。

“瑶，对不起，原谅我好吗？”他带着些乞求的腔调，又将身子靠了过去：“老婆，我……”

“不！你以为你夏丰是谁呀？谁稀罕！”刘君瑶愤怒地推开他，打断了丈夫的话。脸颊上的泪水却依然像断线了的珠子似的淌着。

“我知道，都怪我多疑了，昨晚，当我冲出家门口的那一刻，就已经很后悔了，你知道吗？直到等你上夜班走了后，我才有勇气痛恨着自己的无理回家。”夏丰难堪地咽了一下口水，走了定语气，又继续做着 he 无用的解释：“当然，我也知道委屈你了，老婆，可是，你怎么也该换个角度想想，这一切，都因我爱你，太爱了呀！”

“爱？！是建立在你小肚鸡肠，猜疑、自私的心态之上吗？”当刘君瑶从男人嘴里听来这个爱字，感到更是伤心和委屈，居然愤怒而刻薄地冲他吼：“别给我提爱！你难道就不觉得这个字在你夏丰嘴里变得很廉价吗？”

“好，好了嘛，老婆，咱们回家吧，回家后随你怎么处置都行！”夏丰看着路上穿梭过往的行人投来诧异的目光，他又一次尴尬地迎上去，拉着妻子的手低声讨好着：“回吧，好老婆，我的乖……”

“谁要跟你回去！”刘君瑶又一次倔强地挣脱了丈夫的手，然而，声音却明显低柔了许多。其实，这时她心里早已开始投降了，此时此刻，她不过是固执地告诫自己：“才不要这么快的便宜了他！”

“就要你跟我回去，咋不想想，我夏丰的女人，怎么可以这么容易逃出我手掌心？”妻子的口是心非以及宽容了自己的神态，又怎能逃过做丈夫的眼睛？这时，夏丰一把拉过身体娇小的妻子，将她紧紧地搂进了自己怀里。

事实上，刘君瑶正为丈夫这紧紧搂着自己而感动。是感动重拾而来的安全感么？还是为自己受伤的心得以暂时的缓减？……她不知道。这一刻，她什么也不愿想，却只想用心去感受，感受丈夫给予的这种拥抱的力量，也感受着丈夫的过失，还有他此时此刻的怜爱！她原本是想和他斗下去的，也蓄意要伤他到五脏六腑、七窍生烟……可是，心里刚刚还积压着的那些怨气和怒意顷刻间瓦解了。她紧紧地抱着丈夫，抱紧了他，娇声地捶打着他，演绎着世间斗嘴的小夫妻们都曾有过类似经历……

“我知道就你狠心。你这人最讨厌、最坏！……”妻子挥拳击打着丈夫的胸膛，破涕为笑。随即，她揪着男人那阔直英挺的鼻梁，心疼地柔声道：“傻可恶，你可真狠哦！……”

其实，夏丰也正是在妻子娇滴滴的捶打声里多少才有了些安慰。证明妻子还是爱着自己啊！可是，他心里仍然很清楚，如今这场恼人的闹剧，都是检一车间那个戴眼镜的男人萧亚引起的。尽管，他也知道那男人和自己的妻子其实都是一些工作上的接触，他应该很相信自己的女人才对，可是，外面流言蜚语犹如雪片般滴天飞，常常搅得他心疼难受。这是他做一个男人的自尊和做丈夫的敏感啊！他又怎能心无波澜，视而无睹？况且，那家伙的确又是一位很优秀也很有魅力的男人。

褪色的

红地毯

14

更何况，人言可畏！

二

话说冯帛，此女子可真算得上一个烈性子的小辣椒。她个性张扬，敢说敢笑，且有着一个与她性格非常吻合也很男子气的名字。平常，大家都半认真半玩笑地称她为男人婆，但在她听来好像并不介意，似乎还很乐意成为别人逗乐的焦点。拿她的话说，这世上没有一种感受会比开心更好。

确切点说，这女孩长得不算漂亮，但属于耐看型也很有个性的那种。她宽宽的额下一双鬼灵精怪的大眼睛，浅棕色的有几分酷似混血儿般的美丽肌肤，再加上长时期留一头比男孩子还要短的时尚短发，这些在她的身上无时不刻地折射出一个男孩子才具有的洒脱与阳光，倒是惟一能体现出一点女孩模样的，只有她那不足一米六的娇小身材及那个长得还算小巧精致的鼻梁。

冯帛比刘君瑶小两岁，今年实岁二十二。然而，这家伙仍像个不懂事的孩子，成天嘻嘻哈哈的不求上进。几年来，男朋友倒是处了一大堆，结果可总是竹篮子打水！目前，虽听说是处了一个比较不错的男朋友，但又据说男孩子的家人好像不太满意。诚然，不知道这次成功的指数能有多少了！可话说回来，要像她这种性格和思想都超前善变的女孩子，想让男方那个传统而保守的家族大大方方地接纳她，兴许是有些难度。没准什么时候，又会冒出来一些令人不能理解甚至不可思议的事情。比如，就拿她这般另类的发型来说，本已够火，可她却非要在那浅浅的几缕发梢上弄出点儿枯草样的色彩来。可想而知，这对一般的女孩子，还真需要勇气和胆量。